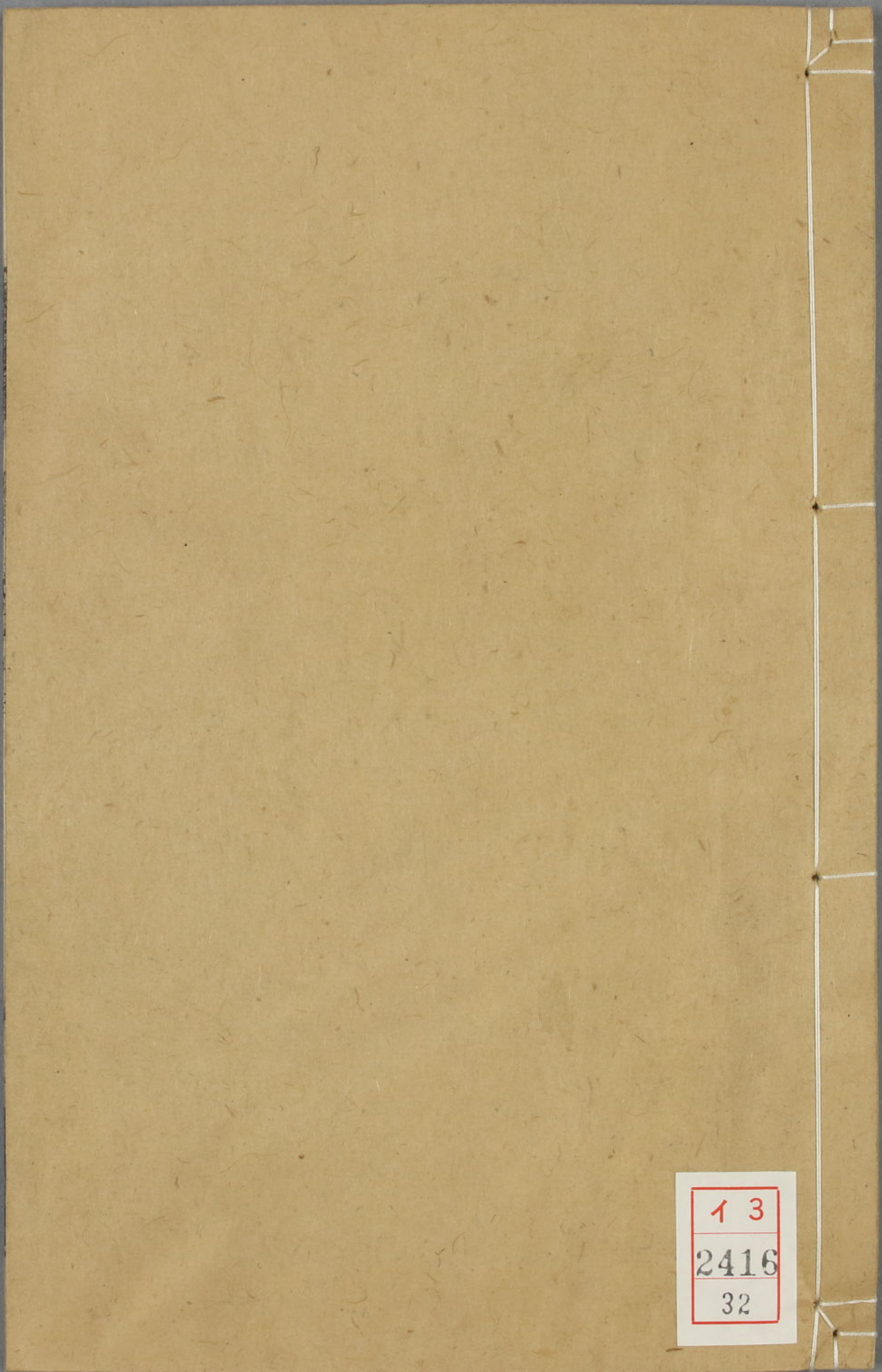




1 3
2416
32



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半澤文庫

設官部三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保

太師一

原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爲之 武王克殷作周官立

太師以太公爲之成王時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

代之賈誼曰天子不喻於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

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

者齊太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

光爲太傅遷太師又以馬宮爲太師金印紫綬位在太

傅上太保次太傅孔光爲太師王莽爲太傅光嘗稱疾

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坐用

杖賜食十七物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種物也靈壽木名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太師

也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魏世

不置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

師之名晉書曰惠帝太安元年以齊王同為大師當時撰述者之誤也秩增三司蜀李

號時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後魏北齊後周

雄拜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隋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禎

武彘寶毅韋元貞張說裴光庭而已五代以畀藩鎮及贈官見三公宋自祖宗時太師

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彥博吳榮王顥宣和中蔡京

童貫鄭紳靖康初燕王俣越王偲紹興初秦檜張俊紹

熙末史浩嗣秀王伯圭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者

五趙普文彥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

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楚王元
佐燕王元儼吳王顥燕王俣趙王偲皆以父兄行而得
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於光宗
為親伯父用優禮也遼金元明俱詳總序

太師二

增逸禮曰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史記
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谿以為師謂之太公武王嗣位
號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為太師漢書音義曰師訓也
應劭漢官儀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
今年老有疾俊又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

將興尊師重傳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於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焉
續漢書曰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即太師也 獻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爲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公今日變爲鳳皇卓笑曰卿卑服何得不拜 晉書載記曰蜀李壽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

拜不名賜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 唐書顏真卿傳德宗立拜太師正色立朝剛而有禮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唐書裴度拜太師平章事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悲其風烈 五代史曰馮道爲太師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 東都事略曰文彥博召赴闕司馬公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至都堂商量事

太師三

原尊師

問道

漢詔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大

布衣

青蓋

張良世家封萬戶侯為帝王師布衣足矣後漢書董卓為太師乘青蓋車三公御史大夫以下皆

拜經邦事

秉國均

尚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以下皆

道以經緯

國事有德乃堪天子是詩曰尹氏大維周之

輔也言尹氏

居太師之官

毘天子

備國師

上詳秉

持國政之平

維制四方

經禮樂

上詳三公總載大戴禮

太師下詳

燮陰陽

經禮樂

上詳三公總載大戴禮

德不知軍國

畜民之道不見禮樂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

不傳古今之典

傳不閑於威儀

之數詩書禮樂

無經學

業不法凡是其

訓帝躬

持國政

應劭漢官儀曰平

屬太師之任也

訓帝躬

持國政

應劭漢官儀曰平

以通明宜居四輔

職訓導帝躬

下詳秉國均注

術通明宜居四輔

職訓導帝躬

下詳秉國均注

得於磻谿

賜以靈壽

史記周文王得呂尚於磻谿以

師尚父成王即政

尊為太師詩云惟

下詳太師詩云惟

惟

會要元祐元年四月

詔守太師致仕文

下詳太師致仕文

下詳太師致仕文

起居減拜肩輿至下

馬處子弟一人扶掖

出入儀制依

出入儀制依

詳上太師臣

下

並除

特拜朝野雜記曰故事太師

文潞公彥博吳榮王

顯宣和中蔡魯公京

童貫鄭平樂

童貫鄭平樂

王紳靖康初燕王侯

越王偁紹興中秦申

王檜張魯王

王檜張魯王

俊紹興初宰臣王浩

嗣秀王伯圭又曰國

朝自建

國朝自建

隆至紹熙宰臣王浩

嗣秀王伯圭又曰國

朝自建

國朝自建

史浩惟蔡秦二人以

相臣

鞍馬

淳化二年遣

拜其他皆還政加恩

云

鞍馬

淳化二年遣

章太師趙普生辰國

信之例上以普勲舊

故特異焉東都

故特異焉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

拜太師封魏國公給

宰相俸仍遣其

宰相俸仍遣其

弟齋詔賜之命遣使

以璽書賜普曰朕以

居守之重慮

居守之重慮

尊酒禮太師其愛精

神以副眷注之意

意

意

設官部

其愛精

神以副眷注之意

神以副眷注之意

設官部

其愛精

神以副眷注之意

神以副眷注之意

設官部

其愛精

神以副眷注之意

神以副眷注之意

名聞華夷

東坡文太師口宣

職守三公

儀刑四海

宋百官志

守三公之職太師居上分紀唐置太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

太師四

原周公

尚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張禹

前漢以論語教授成帝

教

事喻德

禮記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

天遺汝師

六韜文王卜史卜卦曰非熊

非羆天遺汝師

民具爾瞻

詩赫赫尹

蔚為帝師

文選

出則有

師禮

冠三公之首

為四逸之儀

當至聖之朝

居太師之任 周寵元勳任先呂尚

漢崇碩德選在

孔光

增父師

予書畢命王若曰父師今

師臣

晉書軒轅聖人

而授師臣

維師

李德裕行襄度贈太師制寵既極于維師

師台

楊大年德茂師台

優拜非常例

分紀西京留守太保趙普為太師西京養疾以普開國元臣故優拜之非常例也

特拜用優禮

詳前太師一

太師五

增銘

唐權德輿太師忠武公渾瑊銘曰北載斗極陰方

尚武元金朱轡錫命都府太師間代感會雲雨四征庇

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

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勲援枹兩河轉

戰三秦靈朔郿邠所居必聞出統蕃衛入司徽循時丁

阮難節冠羣倫逋誅煽結狂穢宮闕西平鞠旅公亦授

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侵沴乖方

設官部

冊監類函卷六十三

太師

五

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
辟勞軍靡有不公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
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
府是獎是陟遂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悽惻
大隧解原終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馨香與
唐無極 又權德輿贈太師崔倕神道碑銘曰奕奕四
姓崔爲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才
如彼懷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貫珠焯
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堅茨生逢
艱虞戎夏交師獻俘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飛輓四

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行使治粟爲邦
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爲利泓使車來思剗弊立程吏
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
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歿揚淑聲上聞軫
懷侑樂爲停贈綖之禮侔於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
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二十餘年人
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篚佩玉
鳴環交響庭戶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申族今爲興
門天爵人爵蔚然而尊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孕和含粹
濯潤本根景毫之源圖書之川陽陵帝壇磅礴廻環世

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於碑前

太傅一

原太傅古官周成王時畢公為太傅 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為之 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光武以卓茂為之 薨省明帝又以鄧禹為之 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世在位為國元老乃以為太傅 和帝即位幼弱以鄧禹有高尚名海內歸仁徵為太傅百官總已以聽之恩寵之異莫與為比 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則省 胡廣注曰猶古冢宰聽已之義 桓帝踐阼已加元服不復置傅但令太

尉胡廣司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為太傅

與廣參錄尚書事

陳蕃志欲艾夷闡豎以清本朝世亂讒勝用殞厥身胡廣代之拱默而已

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為之

鍾繇字元常遷太傅有疾

皆使乘輿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晉宋金章紫綬進賢三梁

冠介幘絳朝服佩山元玉

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唐皆

有 **增**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傅二

原大戴禮曰傅之德義

又曰天子不惠于庶民不信

于諸侯不戒于戎事不誠于賞罰凡是之屬太傅之任

也 **增**漢書音義曰傅覆也

原賈誼書曰昔文王使

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爲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爲太傅遷太師秦無其職增漢書曰王莽權日甚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云帝幼小宜師傅領宿衛明年徙爲太師莽爲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原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中興特遣使者備禮徵卓茂策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卓茂爲太傅封宣

德侯

增

東觀漢記曰胡廣爲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

八十而遇事克決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後漢書曰張禹遷爲太傅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應劭漢官儀曰和帝冊故太尉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今以彪爲太傅晉書曰何曾爲太傅乞遜位詔會朝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原曹植輔臣論曰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

阿保不傾羣言系于口而研撫是非典誥總于心而惟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沈約宋書曰晉宣帝為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領非準例也 增後魏書曰淮陽王欣大統中為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 北齊書曰高歸彥作亂冀州詔段歡與東安王婁叡率眾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 後周書曰王盟為太傅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 語林曰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陽中大

才劉慶孫長才 宋東都事略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一士遜歸老范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月會明日士遜覆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係年錄云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太傅奉朝請秦檜主和議世忠乃力求閒退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騎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罕得見其面云

太傅三

原元老

中庸

東觀漢記詔云行太尉事趙憲三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憲為太傅 後漢胡

設官部

開益類函卷六十三

太傅

九

廣傳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周畢禹彪史記周成王即位

傳後漢書鄧禹橫劍懸樂皇後漢書趙憲為太傅

別憲乃橫劍正色以賜杖奪服卓茂以德行見求

時年七十餘拜太傅賜杖口口以母相天子

錄尚書尚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孔安國三讓高

萬事理應漢官儀云和帝冊曰故太尉鄧彪元功之

已以聽下明朝章戒戎事上詳元老注增太拜進封職官

在位百官總已下詳元老注增太拜進封職官

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尉儀注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

其禮今大拜輔相宜有金石之樂從之又曰紹興十

國公又十一月太保樞密使韓世忠除太傅進封廣名冠

天下志清本朝並詳太

太傅四

原服進賢冠佩山元玉晉百官表注云五時朝服進

也太傅之任大戴禮云天子無恩于父母無禮于大

不敬于祭不厚于德不中于制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

于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室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

任也元功之首應劭漢官儀明帝策書曰高密侯

坐而議政蓋奉天子坐而議政太傅周三公也位在

罔愆應劭漢官儀忠孝彌篤其以禹為太傅位在

公上後漢光武徵高密令卓與三公絕席續漢書

伯達拜太傅錄尚書事劉蒼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

禁中乃詔禹舍宮內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

設官部

本傳

一歸府每朝見特

子康執節淳固

也詳太傳二

伯

始明解朝章

伯始胡廣字

崇帝傳

增其帝傳之崇

奉朝請

會要紹興二十一年

朝之雋老

本紀晉鄭

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可謂朝之雋老屢以年高告退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並同保傅几杖不朝行常單馬重位不理威儀拜太傅賤時好華飾及居畫掩一扇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代出入儀衛不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適事威儀乎言

東山之志

謝太傅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元功之族

詳前三讓高注

太傅五

原箴晉齊王攸太傅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

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惠于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

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固親

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

者彌昏又王保庶太傅箴曰保傅賢明宗國用寧輔

佐不忠禍及于躬無曰父子無間乃有潘崇無曰父子

無二或容江充志不可解恩不常恃一藥不嘗罪歸許

止一時不侍惡延宗子

原碑後漢蔡邕太傅胡廣碑銘曰用能七登九命篤受

分祉亮皇聖於六世嘉庶績於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

黃耇之遐紀蹈明哲以保身與福祿於終始五蹈九列

七統三事和神人於宗伯治水土於下台光弼六世曆
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未有若公者焉觀臯陶
之闡壺窅孔氏之房輿通水源於潤下繁后土於稼穡
訓五品於羣黎理人倫於區域曜三辰於混元協太和
乎皇極傳聖德於幼冲率旦奭之舊職 晉孫綽太傅
褚裒碑曰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於
自然冲識足乎弱冠含章內映而不運皦察之明元識
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默爾
獨得膚見莫測其奧加以溫恭孝友少思寡慾都督兗
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撫宇內會康皇晏駕太后臨

朝總己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錄尚書事公
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
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
社稷爲寄謀身雖重方此爲輕深爲意疾俛首撫順公
志在芟夷兇類拯拔晉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
遂見機而作遺其劒履將龍馬河洛電埽司豫廟算以
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雖元勛未捷
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邈邈遠遊疊疊令圖
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元石敬
刊高謨 晉孫楚故太傅羊祐碑曰稟二儀之純靈膺

造化之冲氣文爲詞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祕書
監公算滅吳之略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
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
敵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極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
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搢紳之士鱗集仰化
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
銘曰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憚遺
公俾屏聖皇哲人其祖孰不增傷 周王褒太傅燕文
公于謹碑銘曰古者六等官人師傅崇其匡輔一命作
牧侯伯總其專征南仲成薄伐之功吉甫作來歸之頌

若乃仰叶宸曜上屬台階錫之以彝器明之以車服隆
名盛業太傅燕國公其有焉西葉開其命緒東海傳其
世祿父曾致平法之科廷尉稱無冤之頌駟馬方駕高
門繼軌公稟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雕良玉於廉
劒鍊貞金於鎔鑒於時王業締構國步權輿太祖地雖
二分功猶再駕忠誠簡帝有志興王公運策帷帳參謀
幕府封齊定文成之計間楚資曲逆之奇仲華訪輿地
之圖林叔參兵車之右魏恭帝元年爲大司寇正刑糾
慝國無害馬之倫翦暴詰奸民亡飲羊之俗三刺薦無
簡之文兩造陳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寶曆攸歸表高惠

之功臣紀河山之著命封燕公邑萬戶姬氏建國君
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傅本官如先保定五
年賜金石樂一部公世爲邊將少習兵書當敵制機臨
戎應變增壘減竈之圖題樹繫桑之略軍中罷戰無廢
雅歌壯士志驕時觀投石及乎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
邑增於鄭僑賜樂同於魏絳丹節比司隸之貴緹騎埒
金吾之寵座闕倡歌之娛堂無鐘鼓之奏辭功坐樹不
伐征西之勲還第角巾無競龍驤之賞銘曰惟岳降神
應期命世量包川藪道弘兼濟昴宿協符佐旌冥契匪
躬諒直武節橫厲函殽重險鐘鼎淪覆潛龍勿用瞻烏

在屋道贊上台功臣下瀆條教斯理彝倫載睦懋官惟
德明試以功旣移上將實董元戎傳呼甚寵徽韋載隆
居高能降處貴思沖寶命維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
均同德林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爾諧俾侯燕國駸駸
過隙滔滔逝川明哲詎寶館舍長捐立言不沒遺愛在
旃三河斥土駟馬開泉丹旄毀宗元堂啓殯寵贈虛加
鸞和空引晏子悼齊隋武懷晉謂天蓋高如何不愁
增權德輿爲太子太傅貞獻趙憬神道碑曰公保抱之
歲生知色養羈冠之年則無幼志及夫被儒服踐法言
敬直而文肅莊而溫端誠博物錯綜古今非大中至正

不接于心術貞元八年夏四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明年五月轉門下侍郎以厚德載物以全才宣化舉直盡忠敷納詳明正王度之本去一朝之便事有統紀心無面從嘉猷匡言鎮定弘大謙厚而不伐持平而居易闢邪塞違貞厲而不校陟恪始終帝載用和至若睦中外之姻而均其祿賜嚴宗廟之祀而不理第室啓手足之日家無餘財奉終即遠待恩禮而後備難矣哉職奉贊書備詳盛烈俾刻金石聞于無窮銘曰晉有成宣代稱忠勲先正常伯匪躬事君纘服于公爲時獻臣德不踰開心不違仁貞其所履以翼天子大猷是經中立不倚

乃賦明命宜躋遐紀吾道方伸修途遽已緱原蒼蒼宰樹成行令名章章樂石在傍噫嘻太傅之風永代不忘

原表陳沈炯爲陳太傅讓表曰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廷首當閣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百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絕平吳朝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褫龍章則四郊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緣鵲之鼎軍威重於護將國禮貴於塞門則臣道尚卑孰云非逼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

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
增啓宋楊萬里賀史丞相除太傅啓曰師臣異命帝傳
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三千同德獨高崇德
之紹勲叶朱衣介幘之祥增黃耳玉鉉之重切以傳者
傳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哉臣作股肱罕有是父
有是子若西京厚王陵之寵及東都旌卓茂之年雖加
衡統以輦纓俱匪箕裘之鼎鼎於皇孝廟舊學越王當
淳熙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亞父今專槐之
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三台之色君臣
千載重重聚四紀之間賁然綠綈之新復此青氈之舊

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無敵知儒者之真可久見賢
人之德上念慈闈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
尚父猶堅謙抑力反渙揚始隆絕席之班式舉載輿之
典虹明帶玉龜顧印金備袞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
改容而禮論道以經平淮用八千兵更酬謝傅蒼生之
志辭齊封三萬戶會尋留侯黃石之盟某久累播均遐
瞻巖石聳聽上卷之一命阻陪潭府之三才斐然成章
是以有慶乘雪邊之節傳無因拜壽杖之尊窺天上之
階符願長輔化樞之運

太保一

原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 周成王時召公為太保 **增**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也 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失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召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 **原**應劭漢官儀曰太保古官保養也又曰太保謂保安天子于德義禮記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 有 周禮入則 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為之 光武中興省

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沖為之

沖字文和

位在三

司上

晉武初踐阼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

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

汝南王亮為太宰錄

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又衛瓘為太保以公就第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也

章綬佩

服冠帻與太傅同

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唐皆有之

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實季謀一人而已

增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保二

原呂氏春秋曰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為保今王暮年不聽朝王罪當答王伏臣將答王

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
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
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
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
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 王隱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春
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曰祥久以疾病闕廢朝會應免
官詔曰太保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弘
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 增
晉起居注曰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兵

騎千百人

原

沈約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

護天子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
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增崔鴻

十六國春秋蜀李雄錄曰雄異母兄始字伯敬為太保

善撫士眾眾多歸之時人為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

五代史曰趙光逢以司徒致仕大成中即其家拜太保

封齊國公 宋會要曰天禧元年二月司徒平章事王

旦加太保 熙寧元年潞國公文彥博以太保兼侍中

再任彥博辭太保止受所加封再任從之 紹興十年

少保萬壽觀使兼三鎮節度使劉光世除太保 紹興

十年少師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除太保

太保三

原贈刀

賜絹上見三公注晉錄咸寧二年制故太保王祥司空王基各賜絹五百匹

上公 元老

詳太保一

安天子

諫王惡

詳太保一

任伊尹

職召公

詳太保一

明允篤誠

高行清粹

詳太保二

增訓

護 保衡

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

訓王

撫士

旅葵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下詳太保二

太保四

原金印紫綬

漢書百官表云太保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

周成王時

召公爲之

漢平帝王舜爲之

東觀漢紀元始元年拜王舜爲太保

當

垂拱之代

居論道之司

周寵元勲任先召奭

晉

推碩德選在王祥

增保安德義

孔注尚書太保保安天子於德義

隆道弘治

詳前太師二

尚德依仁

分紀晉帝詔曰太保何曾尚德依仁明允篤誠

翼贊先皇光濟帝業

同日降制

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彭王元儼同日降制加太保三公

并除雙員

太保五

增碑

周王褒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銘曰昔者王室藩

屏周德謂之宗親列國諸侯異姓稱爲伯舅元勲懿德

姬崇齊魯之封疏爵疇庸漢重韓吳之秩司勳載其弘

烈典冊備其徽章山甫式列辟之功紀績廟器莊叔匡

設官部

制監貢函卷六十三

太保

七

成獻之難昭德彝鼎鴻名盛業公實兼焉公命世挺生
應期間出嵩華峻極降惟岳之上靈霜露所均體中和
之秀氣危松擢本且觀後凋之質貞桂挺生便體冬華
之秀是故以辰昴膺慶風雲元感者焉公柔順內凝英
華外發斧藻仁義珪璋令範危勁之節冠四序而踰秀
堅貞之操經百鍊而不銷加以逢門射法遠中戟支養
由箭袖遙寄懸葉巧極將軍之伎精窮校尉之官及年
踰艾服任隆台衮甲第當衢傳呼啓路不以寵貴驕人
每以卑恭自牧易簣之言無忘寢瘁城郢之志終於瞑
目銘曰珠角應期山庭表德出忠入孝自家刑國人物

冠冕彝章表則任屬屯警官聯極侍行部六條議班三
吏逝水詎停光陰不借遽辭逆旅俄悲怛化旌舒夏練
棺陳衛幕北郭人稀西山景落三千不見九原誰作銘
茲鼎彝永傳嵩霍 庾信太保鴈門公紇于弘碑曰公
本姓田氏虞賓在位基于揖讓之風鳳皇于飛紹於親
賢之國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
長陵有碑況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祖聊城祭鳥長
兵而驅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宮誕載之辰星精
出昴旣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師揮劒白猿心存霸
國之用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瑠戈而反齊地有志

不就忠貞死焉銘曰移苗返葬提樞山行靈墟隴水哀
輓長城山如北望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字金生眇眇
山河熒熒肩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悲雲即
起世數存歿哀榮終始

三少總裁一

增通典續會要曰周以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貳公弘
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通典曰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
卿特置此三人秦漢而下省後周置三孤以貳公宋初
沿唐制置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元豐肇新官
制於三師三公無所改政和二年詔司徒司空周六卿

之官非三公之任乃今之六曹尚書是也太尉秦官居
主兵之任亦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罷依周制立三
孤之官乃次輔之任或稱三少爲次相之任大戴禮
曰天子宴膳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荅遠方諸侯不知
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己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
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又曰天子居處出入不
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
不以章忽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
少傅之任也又曰天子宴私安而易樂而湛飲酒而
醉食肉而餒飽而強飢而憊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宥

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案注餒過其性也怵貪殘也

三少總裁二

補史記宋世家問於太師少師注曰少師孤卿比干也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師太保為三公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六卿政和間除童貫制極貳公之位敘宋會要云紹興九年節度使韓世忠除少師十年少傅節度使張俊除少師二十八年少傅節度使楊存忠除少師孝宗即位九日少傅四川宣撫

使吳璘除少師紹興六年少保節度使張俊除少傅七年少保節度使楊存忠除少傅紹興元年少保左僕射呂頤浩罷少保除特進先是頤浩言少保之官自陛下臨御未嘗輕授望追寢成命除一階官故有是詔至七年三月自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府儀同三司充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始除少保

三少總裁三

增爵弁

皮帛

春官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注曰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耳大宗伯以

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碧色繒也天子之孤飾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孤卿次傅前漢百官表云少師少傅少保為孤卿宋政

設官部

開監領函卷六十三

三少總裁

三

和間除錢景臻制云元
衣赤鳥進次傳之崇名
列李邦彥除蓋從熙制云
視秩亞師下詳三少二
化越陞亞傅之班又除余深
制云峻陞亞保位孤棘于外朝
前
亞師 次相 初寮除楊戩制
亞保 初寮除亞師之
亞傅 初寮除余深
貳三公 弼一人 見

三少總裁四

增特捐 禮夏官司正朝
射兼樞密使張浚可罷右僕射特授少師保
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以浚自劾求去故也
授宋會要云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張浚特授少傅
繼有 特授進封 宋會要云隆興元年十二月左僕射
是命 特授進封 信國公陳康伯特授少保大觀文進
封福國公判信州又乾道八年九月左丞相華國公虞
允文特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進封雍

國公以求 貳公 次相 左棘 列棘 棘位 篆
去故也

車 辭榮上宰 進位貳公 誕布制麻 晉班孤棘
極貳公之高位 進次傅之崇班

三少總裁五

增碑唐蘇頌右僕射太子少師唐璿神道碑曰於戲惟
公浚明前典允迪古訓總而成之入則獻規出不言政
石建孔光之比浚勝千里通知四夷子房充國之亞為
將軍尊重于位而謝賓客公之不敢專為丞相開陳其
端以歸人主公之不敢伐如是則鑠彝器圖旂常載史
官列盟府矣夫翠鵠犀象非不驚也有其用則不全麟

鳳龜龍非不靈也無其時則不至若乃時已偕用不竭
身已康名不滅者既明而且哲也公上惟祖禰傍至功
總頃於槐里之間謹原之右卜其兆圖其域各以族而
爲之度焉昔禽息進里奚於秦而繆公之政厚虞丘進
叔敖於楚而莊王之力霸故有世祝而代祿焉則我師
臣計功矧子私風小彼秦楚之事大哉韋平之烈謀可
久者敢作銘曰稽古陶唐惟帝之初遷虞事夏俾侯而
起居盤峻峙令德之祉亦曰繇系誕生君子君子伊何
邦之宰臣宰臣伊何秉我洪鈞登于廟堂王躬是保服
于戎狄公嘗致討事惟一心恭乃三命從讓頤老歸閑

體正天也不愁人之云亡大夫掌域郡公會喪咸陽北
坂渭水南渡其如邢山永此防墓

增啓宋鄭雪巖賀鄭少師啓曰恭審涓吉宣麻敷恩升
棘貳公弘化一通橫寶帶之輝崇德報功六纛昇錦鄉
之節勸經壇上授室國中異數便蕃羣瞻聳動若稽昭
代率重元勲潞公以維垣而陪講筵忠獻以本鎮而膺
受鉞或爲內相而侈帶圍之詠或由舊學而賜京第之
居是皆昭一時非常之恩未有備今日極盛之典恭惟
某官沈潛而有略真實而無華不知三公之爲尊依然
寒素如見一介之有技納之陂汪憂國形癯愛君心赤

方更張于新化爰圖任于舊人非道不陳王前與與如也斯謀惟我后德贊贊襄哉業之隆者酬必隆眷之厚者施亦厚此禮非諸臣之敢望惟上知我公之獨深非但勸當世之至忠又將貽後王之丕則賡歌相戒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難老爲期受命長矣第祿康矣某自遊環壁久囿大鈞聞盛事之巍煌倍輿情而欣忭乘當時之驛傳適綴稱觴望武公之威儀就加舉笏永言頌詠罔旣編摩 李梅亭賀史丞相除少傅啓曰雄麻渙命孤棘升班相堯之功已書二十八載之半弘周之化始介三公九卿之間取之甚嚴簡在則厚恭惟某官直方

而大智勇且仁海晏河清藉整頓乾坤之手天明地察鑒經綸社稷之心奏琴瑟改絃之功贊匕鬯主器之治進律固加於有德酬功真恨於無官矧如拔去凶邪收洪範福威之柄且復芟夷煩亂整素王筆削之功是皆非常之元宜受不次之賞猶且固辭於專面姑令明陟於貳公惟時亞保之休蓋古司空之選若稽漢制專司萬乘之宴私其在周官實任兩儀之寅亮聊丕昭於蕃錫豈盡答於元勲昔魏王再相於淳熙首升此職故高宗獨稱於德壽謂無幾人爰正師垣宏開壽域尚式周公之猷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觀文王之耿光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某欣逢盛典倍激歡悰歌芑士之詩敢
忘燕雀之賀厦作得賢之頌或憐蟋蟀之吟秋 陳質
窗賀錢少保啓曰顯詔元臣榮躋亞保傳家而爲碩輔
信槐棘之罕聞去國而有殊褒又粉榆之創見尊榮廟
社開闢江山切以知進知退者所以爲名節之全善始
善終者所以爲寵靈之備歷觀往事多媿此言或朶頤
鐘鼎而不爲閒適之人或掉臂山林而無復便蕃之渥
臣旣懷利君亦少恩但思締合於一時遑恤譏評於千
載必聖賢之胥遇能道德以相求可去則去旣不較於
升沈當褒而褒亦豈問其出處爰有方來之綸綍及乎

告老之軒裳自古無多如今寡二某官唐元凱之器度
漢韋平之勲庸早陟黃扉誠欲扶於民命晚投綠野正
不係於身謀蓋陽和已播則有收斂之時而雷雨旣行
則有蟄藏之日天運猶爾公心可知方將蟬蛻塵鴻
冥寥邈自適於逍遙之境永遊於安利之淵奈盛名愈
抑而愈高聖主彌疎而彌睠惟朝綱肅靜則思更化之
人惟邊報安寧則念和我之客雖其旣去尚擬重來亦
何愛於褒恩不少伸于別緒願以九重之此意興夫六
合之具瞻儲養神明調娛氣序使日月侔其不老而乾
坤與之俱閑或再位於元台抑亦公之餘事某曩懷附

鳳比復登龍忽傳異詔之丁寧切倍常情之呼舞但忻
寰海見明良天合之情肯為鄉閭草世俗雷同之賀

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設官部四 宰相

宰相一

原應劭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黃帝得六相

而天地治神明至 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

南方得風后而辨四方得虞舜臣堯為堯舉八凱蒼舒

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使主后土后土

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庭堅則皋陶字使主后土地官

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揆度成舉八元伯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內諸

夷謂之十六相亦曰十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宰相

仲虺為之

伊尹號為阿衡仲虺臣名為湯左相

武丁得傳說爰立作相主

置諸其左右

武丁殷之高宗也得賢相傳說于周時召是禮命立以為佐相使在左右也

周時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

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茂為左疾為右

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

則相國丞相皆秦官

又漢官儀云皆六國時官

金印紫綬掌丞天子

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

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至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

二世復有中丞相

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漢高帝

即位一丞相綠綬

高帝三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漢

書之誤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

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

丞相月俸錢六萬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

古者民謹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

三公官

三光日月星

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

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

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

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

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

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令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韋賢匡衡

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至哀

設官部

通鑑纂要卷之十四

宰相

二

帝復罷大司空

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與正法度以

職相參歷載一百天下安寧今更次丞相與正法度以

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

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敘所以尊

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

重國政也今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丞相

史大夫為百察師長帝從之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為

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

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

弘始也注到光武絕不復侯或自以際會授立見封漢儀

內侯李奇曰以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

侯故且先賜爵關內侯白事教令稱曰君侯亦謂丞相

相陸賈謂陳平曰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

下位為上相是也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

丞相起

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丞相起

所然艾乎吉日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
 用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古始於是官屬掾吏務掩過
 揚善吉當出逢羣闕者死傷橫道吉不問過之又逢人
 逐牛牛喘曰人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吾備宰
 問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
 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又韋賢
 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私第丞相致仕自賢
 始也又孔光將拜丞相已刻侯印書策未拜上暴崩
 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又薛宣為丞
 相相府辭訟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遵用薛凡丞相府
 侯故事然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
 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
 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眾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前代丞相
 有蒼頭字宜祿至漢代有所關白則叩閣呼宜祿遂以為常至於中元以後事歸臺
 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二年復置丞

相而以曹操居之又有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有吳
 左右丞相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
 樞機之任諡在中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
 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晉景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
 之晉文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
 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廢置非一其後
 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
 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
 之職晉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陽王保並為之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
 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不

受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相國丞相皆衣冕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元玉相國則綠盤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為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

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張華

為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東晉庾亮庾冰相次為中書監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庾亮以法裁物頗失人心至冰經綸時務升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賢相殷浩為揚州刺史參綜朝權王敦為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相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省事宋文帝初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為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初王弘為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微輔政以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等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云宰相難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湛母憂去職後徵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沈演之為侍中衛將軍文惠王曰侍中領衛功曹俱為優重此蓋宰相便生卿其勉之齊王儉為侍中尚書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況也侍中尚書常命江祐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吏部尚書侍中時徐六貴皆宰相也梁何敬容初為吏部尚書侍中時徐

勉為僕射參掌機事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敬容
還為僕射掌選事侍中如故此並為宰相後敬容曰褚彥
他官參掌如故又王訓為侍中武帝問敬容曰褚彥
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
常侍代掌機密北齊韓軌為中書令尋授司空自以為
庸歷登台鉉按此則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機權或
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也然
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內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則
非宰相蓋在當時委任而已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武
自遼何敬容獨勤庶務為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及
晉之中朝俗尚於元庶貴為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及
文案不復經懷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唯下
壺以臺閣機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閒暇不
乃勞乎宋代王敬弘身起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
流遂遠觀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
朝經廢於上眾職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
風敗俗而更何國體之
識理見譏薄俗者哉
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

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

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總

理萬機時

號八公

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

樞密之任

說在侍中篇

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

右各置府寮然而為宰相兼持朝政者亦多為侍中

琛元文遙和士開同

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

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

官隋有內史納言

即中書令

是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

柳述為兵部尚書參掌機事又楊

唐侍中中書令是真

宰相尚書左僕射與高顯專掌朝政唐侍中中書令是真

令也共有四負其僕射貞觀末始

以他官參掌者無定

設官部

尉監貢函卷六十四

宰相

六

貞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
門下三品自此始也永崇弘道之際裴炎為正議大夫
守侍中崔知溫為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劉齊賢為中書
大夫守侍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按此當以階卑官高令
所給祿秩同三品耳當時權時之制其後亦有階卑為
侍中中書令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
者即更不言
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
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
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置
敕行文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
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亦漢行丞相
事之例也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自先天之前
其負頗多景隆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
或多則三人武后聖曆三年四月敕同中書門下三品
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

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天
百戶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並建故備位者眾然其
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
不得聞武后時文昌右丞姚崇以為帝王謨訓不可無
紀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而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
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錄每月封送史館謂之時政記自璿始也
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
議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
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
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
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
一人知十日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
每日執事
德宗時常袞為相奏貶中書舍人崔祐甫
設官部
開監貢函卷六十四
宰相

為潮州刺史上以為太重貶祐甫河南少尹初肅宗之
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
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
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
代二人署名奏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
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袞
為欺罔大駭乃貶袞為潮州刺史以祐甫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無常
貲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師為之其上
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

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兼修國史並除焉

初國

范質昭文學士王溥兼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此

三相例也唐以來三大館皆宰臣兼之宋仍唐制

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其除授不宣制不押

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敕尾

署銜降宰相一等

乾德二年以趙普為相上欲為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問陶穀下宰相一等

何官穀引唐參知政事為對時薛居正為樞密直學士

呂餘慶為兵部侍郎乃命二人以本官兼不宣制押班

蓋未欲遽用與普齊也史臣曰按唐參預朝政參知政

事等職皆宰相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復

以其資淺上令同承受平章事

則平章亞於參政矣穀言失之

至道二年詔宰相與參

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

參政押班

齊銜行並

馬自寇準始

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敕惟宣敕除授者敕末存其銜而已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甘露事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令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敕實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書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二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獨中書取旨而門下尚書之官為首相者不復與朝

廷議論時王珪蔡確俱為宰相確奏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遂以兩僕射行三省事而確為次相專政珪不復預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自紹興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為左右僕射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參酌三省之制舊尚書左僕射今改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尚書右僕射今改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

詳定敕令所言近承詔旨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令
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緣舊左右僕射
非三省長官故爲從一品今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
尚書令之位即合爲正一品從之丞相官以大中大夫
以上充參政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員或一員嘉泰
三年始除三員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
未除則參預輪日當筆多不踰年少纔旬月獨淳熙初
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 遼北面
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皇族四帳世預其選南
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國舅五帳世預其選各有

左右宰相二人下有總知軍國事知國事南面有大丞
相左丞相右丞相平章事參知政事等官列于中書令
下有左僕射右僕射等官列于尚書令下遼有五京聖
宗時設東京中京南京宰相府各有左右相左右平章
政事統和二十一年七月召北府宰相蕭塔烈葛南府
宰相漢王貼不及南北院樞密使等賜坐論古今至道
金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正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
一品爲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左丞右丞各一員正
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爲執政官爲宰相之貳俱
列于尚書令下海陵天德三年五月以戒敕宰相以下

官詔中外世宗大定二十四年閏十一月制外任官嘗
爲宰執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二十五年
十月以宰臣年老艱於久立命左右置小榻廊下使少
休息章宗明昌三年尚書府奏知河南府程嶧乞進封
父祖權尚書禮部堂懷英言宰執改除外任長官其佐
官以下相見禮儀皆與他長官不同其子亦得試補省
令史且祖父封贈禮當不同合與宰執一例封贈從之
承安三年四月諭有司宰相遇雨可循廊廡出入宣宗
興定三年四月以天暑詔宰相四日一奏事 元宰相
正一品銀印統百官率百司居中書令之次令缺則總

省事佐天子理萬幾初職官未勅太宗始置右丞相一
員左丞相一員世祖至元後尚書省與中書省更變不
一丞相增減無定武宗至大四年尚書省仍歸中書丞
相凡二員自後因之不易至正間復有添設左丞與右
丞之名平章政事四員從一品掌機務貳丞相凡軍國
重事無不由之文宗至順元年定置自後因之至順帝
時復有添設第三平章之名至元十五年上諭昂吉兒
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爲稱職爾
縱有功宰相非可覲回回中如阿合馬阿里皆才任宰
相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或可以相位處之耳 明宰

相建置沿革詳內閣大學士中

宰相二

增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雖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

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爲相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爲之避寢 **原**史記曰甘茂學百家之說秦使茂定蜀還而以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樗里子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事武王以爲丞相使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甚敬之昭王即位樗里益尊 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十六年而冉相秦魏人范雎譏穰侯越三晉以攻齊以此

時干說昭王昭王用睢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乃免相就封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又曰李斯爲丞相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又曰二世旣誅李斯乃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物理論曰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爲二府焉

漢書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百人爲衛衆人皆賀邵平獨弔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又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果召參參爲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案乃反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專掩匿之百官皆歎又曰樊噲爲左丞相先黥布反時高祖常病甚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又曰王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皇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又曰張蒼陽武人也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年百歲餘乃卒又曰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決獄一歲幾何勃謝曰不知又問曰

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曰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答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夫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太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耶于

是絳侯自知其不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

平顯爲丞相

史記曰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

漢書丞相

趙周坐酎金免

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

大夫石慶爲丞相

漢書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

爲丞相丞相常以列侯爲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戶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餘財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上疏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于先師自託于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爲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又曰韋丞相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元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又曰魏丞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劔而後敢入又曰丙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污丞

相車茵耳遂不去也又曰匡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又曰王商爲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真宰相也又曰王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薛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並居位八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又曰王嘉字公仲哀帝時爲丞相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幡騎者戈絳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

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遣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輅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驪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賜歸田里思過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寮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絡繹獨斷曰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增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卬距亮亮使馬謖督

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為所破戮謖謝衆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膺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又曰顧雍為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

論之爲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權曰顧公懽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萬或爲右丞相王蕃嘲或曰魚潛于淵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自出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于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 晉書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卽真舒居位持重不顯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

餘財 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唐書曰杜景儉爲相則天常以季秋月出梨花一枝示宰相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卽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相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

曰卿真宰相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
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
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又曰肅宗
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貲更直掌事若休沐各
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令直
事者一人假借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 又曰貞元
九年詔丞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
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
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于是奏議議請旬秉筆者出
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必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

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錡領軍太原用錢千萬賂貴
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錡可兼宰
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
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
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又曰
韋處厚爲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
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嘗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
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
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
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

固宜親重實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所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詔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勳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納聽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年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又曰會昌元年

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因話錄曰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代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又曰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參判宋史曰趙普旣相以天下爲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

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

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又曰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彥博與弼同名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

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又曰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脩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又曰陳升之旣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

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王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能曉事又執拗耳又曰司馬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

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又曰馬廷鸞
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
辭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
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
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闔不知
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元史曰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
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
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
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

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置于死地鎮海粘合重山
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强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
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
之帝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
命楚材鞠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
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讐
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
幣及倉庫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
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
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又曰元阿散奏事畢帝問曰

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任左丞相

宰相三

原阿衡 補袞 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也
有闕惟仲山甫補 **帝賚** 獄降 高宗夢得說曰夢帝賚予良弼乃伴以形

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 **開閣** **杜門** 公孫弘為

惟肖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蕭曹** 旦與蕭何為相

為法較若畫一 **鼎鉉** **嚴廊** 易鼎黃 **為股肱**

乞骸骨 君之卿佐為股肱良哉 **擊匈奴** 張儀為丞相將兵二

賜金百斤 **伐西蜀** **東國均** **執政柄** 詩秉國

入北地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翊萬樞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宅百揆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隱元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目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成祖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姑臧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李肇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設官部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黃閣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黑輻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宰相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 **執政柄** 詩秉國

曰黃閣鄭元注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閣以示
 謙百官志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轡所以異車服
 于也風流清白蓋自況也江左宋慶曆中杜衍有謝安
 苞苴時號清白宰相探丸夾筋唐宣宗命相杜衍為相
 名門號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兩姓
 廢帝欲置之相悉書有清望官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天
 以筋夾之遂相之得判百日遲十年劉賓客嘉話永徽
 蘇文紀其舅李基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
 宰相見其舅曰宇文融豈堪作相吏曰天符已下數目多少
 即由判官官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而罷宋真宗
 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
 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
 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
 為王明遲我金鉉銀青元冕赤舄唐劉禹錫代
 十年作宰相金鉉銀青唐杜佑碑爰從道問喘牛
 金鉉重名銀青貴服唐杜佑碑爰從道問喘牛
 鼎位光贊大猷元冕赤舄在帝左右

廳容旋馬

上見三公李沆為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
 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

子孫此為宰相廳事則已寬矣

心卑體恭辭和氣平

荀子曰緇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

士姑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

者不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祿益厚

而施益博位愈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韓

魏公別錄凡公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

唯宰相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

氣和平如不媿科名大耐官職

宋進士由鄉舉至

道常事

三州之王曾宋洋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不媿科名京

宜州之龍水人從其父遊宦寓籍江夏宜州今慶遠府

宜山縣言行錄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

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其喜賓客必多卿往觀

之明日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賀曰

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賀即

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絕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

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業之盛禮命之隆公亦唯唯使

宰相

設官部

州監貢納卷六十四

人至厨中問有饋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覽鏡成字

夢碑列名宋璟未第時覽鏡影成相字因此自負相

舉嘗夢有所見一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姓下是鳥偏旁曳脚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

漸因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名鳥旁而曳脚也

紗籠護像金榜書名唐李藩字叔翰未仕時問卜于

問其故終不復言後有新羅僧言凡位當宰相冥司必

立其像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害也後藩至元和中

果拜相唐書崔昭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書人

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

包容仁傑師服王曾唐狄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實薦之

于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

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仁傑出

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韓魏公味道

琦論近代宰相獨許裴度本朝唯師服王曾

兩端王珪三旨唐書蘇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

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宋史王珪字禹玉自執政至

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

聖旨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裴度雅量楚材

名言唐敬宗寶曆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

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授諸水

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以印書券又耶律楚材為相每陳

民生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

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百姓事人

為名函中龍骨橋上鵲聲皇廣異記僕射裴遵慶母

言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于側時人

以為裴氏之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相輔一具立于側時人

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不樂曰洛陽舊無杜

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則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

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不二十年上用

石雍言 再升三八 十拜四登 宋景謝表再升台座

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八入者劉幽求

張延賞鄭略四入者韋巨源姚崇李昉又呂夷簡張士遜

裴度宋朝三入者呂蒙正趙普李昉又呂夷簡張士遜

皆再入王曾前後輔政十年王旦為相一紀裴度十拜

相諡四 二十四考 九十八族 唐汾陽王郭子儀至

使加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族其盛有如此者 調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調

和兩宮 分領三館 宋真宗得風疾詔自今軍國大事

堂親政皇后劉氏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

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立中宮非倚太子

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

安矣惟演承問言之后深納焉 乾德三年趙普監修

國史宋朝因唐及五代故事命宰相分領三館首相為

昭文殿大學士其次為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院大學

士 光輔三后 逮事四朝 宋韓魏公為相十年當仁

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

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社稷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三

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于大寧公之力也 宋文彥博

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力朝端重公 蒙

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蒙

正 能 司馬六語 外議何如諸子曰常人為相天下

無 其善但一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

誠 能 但有一人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 太后遣

內 問 司馬六語 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者 設 六語 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或 迎 合 已 行 之 令 止 以 僥 倖 希 進 封 還 內 降 不 用

密 啓 宋 杜 衍 為 相 每 內 有 降 率 寢 格 不 行 帝 嘗 謂 歐 陽

衍 不 可 告 之 而 止 者 杜 衍 過 於 所 封 還 也 宋 真 宗 問 李 沆

曰 人 皆 有 密 啓 卿 何 獨 無 沆 曰 臣 待 罪 宰 相 公 事 則 公

言 之 何 用 密 啓 臣 常 惡 之 私 第 見 客 夾 袋 求 賢 唐

啓 非 讒 則 佞 臣 常 惡 之 私 第 見 客 夾 袋 求 賢 唐

德 宗 猜 忌 宰 相 不 敢 私 第 見 客 夾 袋 求 賢 唐

未 平 宰 相 宜 招 延 四 方 賢 才 與 參 謀 議 請 于 私 第 見 客

設 官 部 開 監 貢 納 卷 十 四 宰 相

三

許之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贊罷謁見必
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
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死蝗不賀老鳳尚蹲長編李沆為
蝗公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曰他宰相請率
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東
軒筆錄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年雖甚高
而精神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
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未幾公亦去
又宋時以丞相為老鳳翰林學士為大鳳紫微舍人為
鳳小鳳小兒童皆誦宦妾不知曰司馬公盛德大業不績
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于斟酌元氣調和截
羹慨然有所兼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
某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誦君實走卒知也又蘇東坡以
詩賀司馬公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也又蘇東坡以
也下詳字賜商英詩示趙鼎不雨彗星出張文
前宰相二英拜相之日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親書商
忠公商英拜相之日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親書商
霖二大字賜之言行錄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

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
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今當與中華風氣相類以知事與夫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設官部五

宰相

增大學士

宰相四

原仰成

言天子垂拱仰之而成化

光輔

爾光輔予一人

保衡

伊尹也言天下所取

也安

翼戴

子天

彌綸

天地之道

寅亮

予一人

注意

賈曰

天下安

具瞻

醴餼

大言總

佐命

曠位

危而不持

則將焉

充位

張湯為大夫用事

不移書

漢薛宣

親小事

蜀志

不案吏

邛令三公

府不案吏

遂為常

不移書

漢薛宣

親小事

蜀志

不案吏

邛令三公

薄楊顯諫曰為政有體上下不

相侵明公不亦勞乎亮謝之

行故事

漢書魏相字

行故事

弱翁為丞相

堯舜

堯舜

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

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施行漢初名臣所奏

堯舜

堯舜

堯舜

堯舜

堯舜

堯舜

設官部

設官部

設官部

設官部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其心伊尹曰予不克俾厥后惟父子相代韋賢及子

相漢代父子平晏亦並為相良臣惟言此良臣國

政所圖國政之鎮撫四夷親附百姓陳平曰外鎮

內親附執柄而圖吾君以相予位奪印而代奪穰

冉也並為秦相也裁成天地輔相天地之宜道

道佐人主百揆時敘五典克從萬邦為憲庶

績咸熙立身于二八八元致君于三五三皇當

唐虞之聖繼夔龍之功當堯舜之朝居蕭曹之

任當三五之朝居二八之位國在乎相列女傳

逐者齊即墨之女也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齊相

婦亡造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與之語女曰夫

屋堅不堅在乎柱國家安不安在乎相王曰吾國相若

何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

事王曰何謂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居三月四方之士多歸

王曰善遂尊其相以逐女妻之居三月公者何天子之相

于齊而國一處乎內傳曰天子之相何向以三曰自陝以

以大治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百揆時敘舜典納于百

公主之一相處乎內也百揆時敘舜典納于百

四方享德傳尚書洛誥曰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孔安國

謹按公謂以尹天下明德以藩屏周周公相王選建

尹天以治天下子業得既子得施子得昭得季子甯得杜

然子堪得輕子王得七大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得

慶誦伊尹治天夾輔王室武帝與晉文侯股肱周室

大夫佐以治天夾輔王室武帝與晉文侯股肱周室

夾輔平王率諸侯毗輔王室帝劉銓文云周公允

力一心東遷洛邑也毗輔王室帝劉銓文云周公允

設官尚監賈公彥云宰相

宰相

伴阿衡毗輔王室亮采側微日保又王家尚書康

保茲天子毛詩蒸天子是毗毛詩南王躬是保詩毛

篇蒸民左右商王毛詩長股肱周室左傳云天王使

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劉定公錫齊侯

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予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敬之

靈公名環齊格于皇天尚書君格于上下堯德光

上下尚書洛威服諸侯淮南子云景陽淫酒被髮而

陽楚友五人尸子曰舜得友五人曰威服諸侯注曰景

友陪貳左傳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

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

王者佐呂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

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社

稷器蜀志蔣琬傳云諸葛稱若金作礪尚書說命篇

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若金用法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

早用汝猶鴻有翼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曰寡人之

有仲父猶鴻之桃李莫援呂氏春秋云桓公殺子產相鄭

之垂于行者池淵不稅說苑云公儀休相魯魯君死

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富國安主太公金匱

不布吾已開心矣何閑於門哉匡主濟民蜀志下正事之臣尚

臣樂萬民非吾宰相也匡主濟民先主曰今欲為使

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正事之臣尚

伯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羽翼之佐後漢

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羽翼之佐後漢

設官部羽翼之佐後漢

光輔五君左傳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于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魏王遣使者聘子順爲相曰魏國狹小乏于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于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劭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按子順孔姓名斌子高之子

跪行授以相

說苑云楊因見趙簡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趙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跪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相三君而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是不可不察也

三相楚而心愈卑

呂氏春秋云有司
請事于齊桓公桓

父若是者三贊者
公曰吾未得仲父

歸焉列子田氏相齊盈則已降

使鮑叔爲宰辭曰
者五寬惠柔民弗

可結于百姓弗若

而遠隨水中船人

無相吾欲往相之
子死矣子何能相

如子至
之狗耳

鎮國家

民無謗讟天無

相
四

大災左傳初午謂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欲寧東夏平秦亂

城溥子師徒不賴國家不罷民無謗諸侯無怨天

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

國無盜賊道不拾遺韓子云子產相鄭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桑榆子街者莫

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酒肉不徹鐘鼓不解尸子

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可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史

于懸聽樂而治國無勞事焉勞不坐乘暑不張蓋

趙良說商君曰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魯語季文

然五穀大夫云云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子相宣成

婦也一夫不得所引為已罪尚書說天下不得所

若已推之鹽鐵論云禹稷布衣之士思武丁時有甘

盤尚書君太戊時有伊陟上同管仲相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論語問篇五穀相秦繆三置晉君一救荆

禍史記商君傳趙仲尼相魯敵國之憂晏子春秋云

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

魯若何對曰君不如陰重孔子說以相齊孔子強諫而

不聽必去去魯而之齊君勿納也居期年孔子產相

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問子產相

鄭無諸侯患說苑云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顯項

十五佐黃帝而治天下昔者顯項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

行之學黃帝帝嚳十五佐顯項又云昔者帝嚳年十

之道而常之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荆公子十五相

道而明之學帝嚳顯項之道而行之荆公子十五相

荆還說苑云荆公二十五年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日合二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甘羅年十

設官部荆監項約卷六十五宰相

二相秦

呂不韋後秦傳云甘羅十二事秦相文信侯

尹放太甲

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

周公抱少主

呂氏春秋過以聽伊尹之訓復歸于亳

成

復子明辟

尚書洛誥篇致政成王公禮記明堂篇曰周

以周公勤勞于天下

增金甌覆名每命相皆先

御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置案上覆以金甌會太

子然時兩非崔琳虛從願乎上此宰相名也若意之其誰

曰然時兩非崔琳虛從願乎上此宰相名也若意之其誰

金筋表直宋璟為相

唐大曆中楊綰為相德望日

微官抗禮宰相自唐以

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

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

宣威馳

譽

唐閻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之

已為主爵郎中歸戒其子曰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立本時

與

故時人有左相曹慎無習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讓直

濟文

諫而房杜贊太宗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魏善

應變守文

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成天下之務宋璟

也

善謀能斷宋真景元曰漢之正天所以成天下之務宋璟

相

相濟也唐之賢相前稱房杜者以善謀能斷之名教

宗主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有女真寄黃金一鑑于其

光

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緝紳咸仰以

為名教

朝廷羽儀唐李揆同平章事帝曰卿門第人

設官部

宰相

儀

十事要君

唐元宗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

千為治乃先設十事要

三事問客

宋李昉為相每見

有疾苦為政有術業時政有何缺失按

公門桃

李狄仁傑嘗薦張柬之為相又嘗薦姚崇

李等數十人卒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

門矣仁傑曰薦賢

省門絲竹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

為國非為私也

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至堂舍屋脊一枝

河不登宰相執惟福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

進言賜酒

李吉甫盛贊天子之德憲宗欣然李絳曰今日西戎內

誼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之時詎便高枕而卧哉

宰相也遣使者賜絳酒

入見賜茶

稍存形迹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回

必命坐賜茶有大政則面議之范質等自以前朝舊臣

列書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

夢授二筆

太平廣記

或至日晏命坐賜茶之禮亦廢

筆及為翰林學士商孫以爲契夢筆之神祠夜夢神手授二

筆堂吏奉二筆

夢賜半臂

宣室志貞元中相國竇參

如夢中所授者

宗名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夕夢德

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豈以其切居顯位將給半

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

閱表得名

宋環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

郎平章事

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即為中書侍郎因觀文臣

奏表一閱而得其名

上簿注名唐昭宗時鄭綮好諷諫多為歌後詩譏嘲時

有司上簿事

平章事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禮部侍郎郎中書門下

不獲乃視事

名震四夷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

設官部

尉監貢山卷之十五

宰相

七

入中書度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節兼兩鎮

守堅正名震四夷用不常為天下輕重

宋王安石上韓魏公書寵辭上宰榮歸

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策

均為相故人不稱此官

太過對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

客通族由是遠近爭趨之至有姓唐令狐絢入相自以

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嘗市恩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于公

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

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使知出我門下也

傳五代和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歲名在十三及

第十三人登第謂曰君文宜冠知非常人也至放榜亦以

老夫衣鉢耳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時有獻詩

者曰從此廟堂添故

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門閥不墜

武景德中為翰林學

士至右諫議大夫卒真宗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

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曹彬家耳

顏溫語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者必和顏溫語以

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

此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用者既失其望又無善辭

之取怨

可為宰

不為驕侈

嘉謀偉望

不微寵澤

得宰相體

言行錄宋韓魏公琦為相嘗以姻戚微寵澤

西問集賢談典故則曰問東廳談文學則曰問

相言公旦薛簡肅公奎天禧中為江西發運使辭王文正

曰真宰

可方安世

日曾公亮

宰相

設官部

開監貢

宰相

遺輔政有始有卒 遠過周公 言行錄韓魏公既解相
可方漢張安世 周勃霍光姚崇宋璟歐陽公易曰進退之際 遼使却
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議自止過周公遠矣 遼使却
立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見
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
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
治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 遼使問安 宋富弼早有
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宰相五

原箴 晉陸機丞相箴曰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
愛簡則易遵網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
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

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
而惟牆隔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
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
照其身

原碑 晉袁宏丞相桓溫碑銘曰文武開基尚父定王佐
之契宗周不競桓公弘九伐之勳脫履於必濟之功忘
懷於屈伸之會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改
謀迴慮策馬武關總轡丹拊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
則戰無金敵勸義則襁負雲集從以懸軍輕進因蓄靡
儲而豺狼懼殪保固窟穴乃方軌迴轅反師凱入雖奇

功大勳未捷於一朝而宏模神略義高於天下公惟秀
傑英特奇姿表于弱冠俊神朗鑒明統備于成德巾褐
衡門風流推其高致忘已應務天下謝其勳業輔相兩
朝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
而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將縱生民之傑者也銘
曰美盡黃裳道暢伊呂哲人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
略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間舉忘已濟物撫化翼世河
洛澄流華梁卷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鏡如何不弔雲巒
落映 晉孫綽丞相王導碑文曰公胄興姬文氏由王
喬元聖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

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元性合
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溫煥侔于冬日
信人倫之冰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
德不建神轡再絕獫狁孔熾凶類焱起公見機而作超
然元悟遂扶翼蕃王宣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
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
拱已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
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
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已以招巖
穴之後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

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
功而勲舉非夫領鑒元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
動與理會者哉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
文曰黃曲之祀九井尚慙洙水之堂七璧猶在豈非德
含體氣神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公諱
某蘭陵人皇帝之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
而成海倍萬俊而爲英爲南梁北秦二州刺史陽陵黑
水改號難堪加以岳牧遷迴軍民徙散同高闕以爲塞
象玉門而置關三尉寢謀六屯罷業功同疎勒之守備
甚即墨之堅圍公臨危制變殷如敵國是以六角摧鋒

兩賢釁鼓指撝則破勍敵叱咤而靜邊塵公德應大賢
照惟殆庶如鐘資叩似鐸發聲含朝陽于千仞散風行
于萬頃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火之難簞醪所驅小大一
死生之志微管之風餘芳無絕人畏其神德音不泯梁
秦二州刺史宜封侯條刺舉漢陽親覩遺愛有表請立
碑置廟天子許焉反宇飛風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
紫房躡胝刺獸下臨網戶菡萏荷花傍連屈屋庶使邊
韶所立之石豈稱高于陳郡袁逢所勒之字非獨擅于
華陽乃爲贊曰帝圖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綠字事燭青
編天漢之陽黑水惟梁如仁永播流詠寧忘扶風高碣

名伯甘棠餘芳無泯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循茲洞房琉璃照戶璧玉開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又丞相長沙宣武王碑銘曰金表龍符綠地龜圖且稱瑞漢實曰開虞於昭帝緒蟬聯厥初有微元水亦作司徒重檐偃蹇曲注逶迤重攄鳳翥桂棟蓮披文檀晚麗采節晨輝春藤絡戶寒菊臨池惟馨惟德無絕于斯梁沈約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曰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閭闔而上馳迴風颺于襟袖宅山川于懷抱爰初弱

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杞梓備收罄滋蘭之畹旣駕朱轡又敷袞職升降軒陛率由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輜德必從譬由畎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保翼三善弘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大德風邁其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

冕羣龍周實多祐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盛公之
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梁任昉丞相長
沙宣武王碑曰玉映藍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
轅之用先表值戎寇貪憚羈縻失道憑凌雉堞逼迫濠
湟都護之威旣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餐
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外騁必勝之略
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旣寢折膠之術北遯燕
然將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貲就賦
夷歌成章 唐張說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曰源深
自虞派別從吳辟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冥

符翊睚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办攢植
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
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
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
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
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
辱齊組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
旒宸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
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
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敘事理鬱詞敷求

舊銘實慙殫惡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元載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銘曰陽驕必折陰勝亦邪剛柔雜居賢聖之家堂堂衛公含和用中爲保自易當難不逢首陽誠拙柱下非工舖糟末位致命危邦自西徂東足趼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經營指揮雲合風從定計翊帝革暴鋤凶退殊獨潔進不爭功出征入輔計文經武洗蕩三蜀雍容兩府神邁形局思深志遠封禪留草東山不歸台光折耀白晝徂輝依仁孔夙履信不暮自天之祐宜無悔怒天之荐瘡時丁耗斁如魚思涉若

廢網罟或歲大旱孰爲霖雨生公則惠喪公何苦形有必行死無不之誰存封域誰制喪期平臯漫漶野蔓離披延陵已達弋者何知

原誄晉陸機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曰根條伊何茁黃裔舜長發有祥貽我祚胤劉王負險寇我西隣公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元王隕難鯨鯢墜鱗戎漠時殪方域清塵 又成公綏魏相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誄曰應期降命篤生我公九德聿修百行兼通文皇踐位龍飛天衢協贊大命啓迪靈符光我聖主齊德有虞受茲介祉封國建畿入總納言敷化衡機出登

上將奮武明威皇輿省方作鎮于許旌旗旣反撫戎荆楚巴蜀作寇侵我邊疆乃眷西顧董統雍涼丹麾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攝外荒流惠零雨齊美甘棠加命九錫尊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殿禮

增制宋蘇軾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制曰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于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祇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元閭復丞相阿朮贈謚制曰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

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緬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并國公謚武宣阿朮英才間世勇略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迺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趾拔襄漢而下江南鳶瘴揮戈萬里若衽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副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于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

增論唐李德裕近代良相論曰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顏鵷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于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救其患難而已雖眊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辨固未可

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之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爵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斯堂者得以行之故

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者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嚱嚱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撒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忉忉待旦而入九門旣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

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
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
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怛怛
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
柄於是乎隋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
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
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
貲而全身者亦無所取也

增傳唐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

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
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
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
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
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
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
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大學士一

增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爲祭酒其後無聞唐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負掌經籍圖書敎授諸王學士之名始於此至宋皇祐元年詔特置觀文殿學士寵待舊相今後須是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時賈昌朝

由使相除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大學士之名自此始 宋會要宋朝官制有殿學士閣學士雜學士又有待制殿撰修撰直閣殿學之名有觀文有資政有端明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觀文殿大學士惟曾任宰相者乃得除觀文殿學士以寵輔臣之去位者資政殿大學士亦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之久次者始除後拜僉樞者多領焉閣學士雜學士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勵行義文學之士專以備顧問其次與議論典校讐得之爲榮選擇尤謹 明太祖即吳王位建百官置中書省遂以

李善長爲中書省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洪武戊申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兼少師徐達爲右丞相統六部事庚戌召山西參政楊憲爲右丞陝西參政汪廣洋爲左丞憲尋被誅辛亥春正月太師右丞相李善長致仕以左丞汪廣洋爲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相己未十二月汪廣洋謫海南至太平暴卒庚申胡惟庸伏誅遂罷丞相不復設而析中書省爲六尚書歸其權于六部時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常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啓奏署翰林院兼平駁

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設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壬戌冬十一月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時未有內閣掌機務者至成祖靖難後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重上所與謀羣臣甚祕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宗右文遏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憲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

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非無專職由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及景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 天順中大學士李賢建議請專選進士科充翰林院官遂爲制自後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林爲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宥密 內閣臣不由甲第者楊士奇以薦辟胡儼陳山張瑛以鄉舉其初不由翰林者黃淮以中書舍人楊士奇以審理正胡儼以桐城知縣金幼孜以給事中俞綱以審理正王文薛瑄俱以御史李賢以吏部主事劉宇曹元俱以知縣袁宗臯以長史張孚敬以刑部主事桂萼

以知縣方獻夫以禮部主事夏言以行人此外無不由翰林入閣者 憲章類編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爲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鈐制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口啣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霍韜曰考之漢朝凡爲賢相皆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爲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

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爲一時名臣今大學士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吏部已選入閣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變通者也宜裁爲定制永世遵行

大學士二

增名山藏曰楊士奇爲人秉謙執虛薄利篤義歷事四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苛細薦進人才博詢廣訪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衆論紛紜徐出一言莫不快愜 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旨靜而正之與楊士奇楊溥協恭輔政天下稱爲三楊 楊溥立朝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史卒亦不敢慢每議事決疑

舍已從人略無吝躁天下稱曰南楊 名臣記曰薛瑄河津人天順中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時曹石專用事遂引疾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皎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 李賢鄧州人爲大學士事英宗憲宗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輓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顏彪馮宗諸文武才臣皆得其用 商輅淳安人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三年入閣天順元年除名成化二年復入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貲設社

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嘗訟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輅因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立命去西廠獻徵錄曰弘治改元命徐溥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典禮闡所得多天下名士溥未去位時已多躋顯位餘姚謝遷與溥同陞內閣時以爲榮又以劉健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凡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與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上方倚任入告之謀多所嘉納終弘治十八年海內晏然稱治 明實錄費宏恭慎謙抑明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凡三入內閣以功名

始終云 明名臣言行錄嘉靖中徐階繼嚴嵩爲首相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李春芳傳春芳與徐階同心輔政力振頽靡受顧命事穆宗皇帝于諒闇誅左道錄言官蠲逋負中外欣欣以爲太平復見 皇明盛事述曰內閣李賢楊廷和父封少保劉珝嚴訥黃淮父封太子太保李春芳父封太子少傅張四維父封少師獨張居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凡四膺誥命而嚴訥李春芳張四維張居正皆具慶嚴李皆得歸政終

養

大學士三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今言曰今閣臣一人領

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自前文武大臣贈官

者率加其正職愉始并 四入內閣 三總三邊 盛皇明

述曰嘉靖中張孚敬夏言俱四入內閣 楊文襄一清

初以副都總制三邊再以右都總制平安化王難三以

致仕少傳大 名動天下 稱社稷臣 名臣記曰大學士胡廣

學士起提督 履端嚴 臨事有執可稱社稷臣矣 考滿勿改外任

朕自訪得一人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 入奉絲綸出

岳正傳曰英宗復辟召見文華殿既出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人乃岳正也

從羈勒 與以行權順以濟險 名臣論曰胡廣金幼孜

又曰李賢遇曹石與以行權商輅處永 玉質金相通

壽昭德兩宮間順以濟險可謂難矣 達國體 揮斤游刃遇事立斷 質金相通 達國體

榮揮斤游刃 繩愆糾繆 剛方正直 賜大紀洪熙元年

遇事立斷 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名曰繩愆糾繆諭之曰

卿等皆國舊臣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凡政事有闕

失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於再三言 謚曰文清

之也 可謂明潔 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

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

得行故決于去其手進 肩輿登萬歲山 賞節游無

逸殿名臣記曰黃淮為大學士請老歸賜遊西苑與公

設官部 附監貢函卷六十五 大學士

典述曰嘉靖十五年端陽節上幸西苑命大學士李時
 等候于崇智殿遣中書賜艾虎花繒百索牙扇等物既
 而上御龍舟而命時等各乘舟給酒餼命機夫櫂時等舟
 近龍舟而行向蕉園迤邐至澄碧亭復宴無逸殿時等
 各稱謝上壽
 際昌辰 領班籤 楊廷和 行狀 廷和少
 盡歡而罷
 模題曰際昌辰在童非時勳業已定矣 費宏行狀宏
 會試下第世父瑄夢宏入國子監領班籤乃彭時故物
 也宏果狀 給輿皂 受美珠 黃佐大學士梁儲傳曰
 元入閣 再乃可其奏月給米八石歲撥輿皂八名遣官護送乘
 舟還鄉蓋異數也復降敕褒之曰張九齡之忠蓋而不
 竟其用崔與之之風緊而不久于朝以卿視之可謂並
 美 維風編曰楊文襄一清為相時人有餽美珠一斗
 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
 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蓋以天下財為天下
 用即比于一 介慎廉靜 風流儒雅 雙槐歲抄曰弘
 介不取可也 其好學一也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

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維一園其廉靜三也
 叢說云李東陽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聚其家
 談文講義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 片言遇
 一時風流儒雅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主 舊學受知 明名臣言行錄曰張璁桂萼以片言遇
 强墓誌曰公負公輔望久以舊學受眷知上所注
 意甚厚士咸訴之謂關陝地靈二百年始發于公

大學士四

聖敕明宣德三年敕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
 士奇等曰卿等祇事祖宗多歷年所嘉謨讜議積勲勤
 誠朕嗣統以來尤深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
 春秋高尚典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
 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畀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

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
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至意欽哉嘉
靖元年敕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曰卿資稟醇正器識恢
宏粵自早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科蜚聲
藝苑勞勤懋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于我孝
宗皇帝簡自眇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植
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彛章延訪于便殿賜問
于平章危言謹論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之
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于顧命

之際推誠付托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瘁故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爲匡救其毅然不可
回之氣往往形於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羣小直道難容
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奸橫加讒抑旋
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全
名盛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維昔宋之名賢如司馬光
文彥博輩皆卿鄉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多
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老之典誠不
可緩唯卿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至再至
三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敕至家存

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興隸十名用
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
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 萬曆九年以少師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年八十遣行
人賜敕諭存問曰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問道更
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之
典矐言耆碩著有勲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殊數
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于盤錯
簡知皇祖晉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節而先百
辟當儉壬之旣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污而仕路肅清

獎忠直而真材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定國之籌默運
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
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
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扉遽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績
朝廷資其典型終始完名寰宇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
爾壽康屆茲八旬斂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
世之禎祥朕祇遵先猷追維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
茲特遣行人涂時相齎敕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
絲蟒衣一襲綵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
勤箴儆不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

宗工不殊前哲其茂綏繁祉慎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
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增記明沈一貫內閣藏書樓記曰我國家崇古右文繹
天闡睨自高皇帝龍驤宇內橐籥未藏而購書之令四
出海內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
彬彬焉而高皇帝稽謀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
熙皞之業已建何啻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詰
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購
遺書尤爲繁滋朝寧旣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
偏樓其中而藏之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

者必稱內閣天琛夜玉璀璨煜耀上與東璧西奎齊光
接彩古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無所質問即其閱鉅
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所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勝
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希覲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閣參
萬幾備顧問者僅乃鏘翔其間然閣上帝之冊府鈞天
廣樂輞轡殷殷難言之矣臣惟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
萬方之圖籍鱗次川委隸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
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
內閣藏書若斯之祕環以清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

聖賢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治亂興亡之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聖明迪啓神智而輔臣者又日侍幃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縱觀庶可對揚休命佐成熙朝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

增疏明徐階謝入閣疏曰黃扉視草任重絲綸紫殿宣麻輝騰台斗自顧一介賤庸之質誤蒙九重特達之知竊揣分以凌兢式銘心而感戴恭惟皇上至仁大德上協元穹偉略英謀遠同皇祖定一代之制儀章煥著乎堯文計萬世之安征討懋揚乎殷武機宜立斷詔令親裁離照弘敷民隱物情之畢燭乾綱獨攬吏才戎政之

咸新夫建大有爲之功宜簡不世出之佐如臣性資柔闇學識迂疎誦載籍之陳言無裨實用守信果之小節莫贊宏猷方虞黜罰之加顧拜延登之及入參閣務出綰部章貳鈞未遂乎忱辭兼秩更承乎寵授文非陸贄何以增黼黻之華望乏馬光奚足繫國家之重况越此而周而召又進之爲臯爲夔仰企前修雖幸遭逢之適類俯惟小器實慙經濟之無能此臣所以聞命而震驚拜官而僂僂者也臣敢不激昂夙志捐委微軀祇竭寅恭之衷擬酬高厚之造伏願因愚臣之不足任益舉羣策而用厥中念人才之難求全姑取所長而矜其短內

安諸夏外服四夷聖壽萬年曆數邁軒虞之久皇圖一統提封兼周漢之隆

增銘明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彭時墓誌銘曰鳳山龍岡儲精降神篤生才賢學貫天人名魁甲第望隆縉紳官居密勿職典絲綸謨謀啓沃迪知忱恂歷事三朝執心忠純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吁嗟文憲無愧師臣許國少傳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文端陳以勤墓誌銘曰有曜列星淪精少傅夢而公生墜而公仆天啓我公篤我明祚衆圓獨方人趨我駐潛龍在淵如翼斯附飛龍在天如霖斯雨矢其謀謨去其

媚妬羹和樂諧牖納巷遇示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來歸田早賦明哲煌煌靡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西水逍遙濠濮同趣帝念舊臣乃眷西顧養年上尊載沾異數令名考終前昌後裕羔裘狐袖傾輶載路先幾如公誰與並驚穹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兔于斯萬年亦孔之固

增詩明李東陽賀彭閣老詩曰吏部銜清帶翰林路隨仙步轉高深人間別有登龍地天下空勞仰止心瀛海新波添夜雨玉堂喬木長春陰歸來更覺門如水不受車塵半點侵半生名行重儒林吏隱官曹歲月深文靖

舊無旋馬地敏中原有耐官心川原暖入三春雨殿閣
涼分六月陰欲效禹偁書院癖向來官序敢相侵邊
貢送少傅楊一清節制三秦詩曰帝夢非熊舊起邦側
思賢佐隱京江三邊羽檄來金殿九色龍函到石淙范
老甲兵胸有萬李侯才氣世無雙臨戎制勝尋常事蚤
見邊城築受降三十年來四入關土人迎拜想開顏
風雷晚送蛟龍雨藜藿春藏虎豹山已遣北門歸鎖鑰
更從西海弄潺湲寥寥蜀相十年後伊呂誰當伯仲間
唐順之壽張相公詩曰帷中運策九州清共說留侯
在漢京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顏色酋長西番識姓名却望上台多氣象年年長傍
紫宸明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